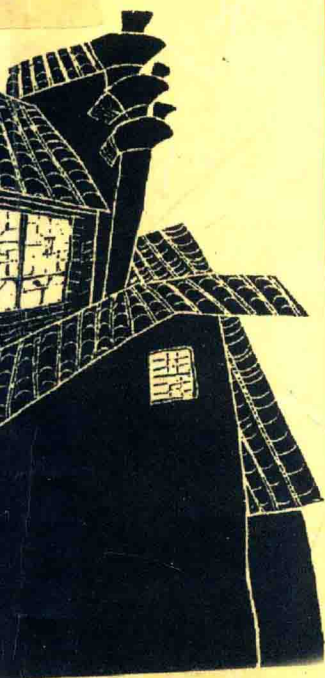


流年如梦

柳湘武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流年如梦

柳湘武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年如梦/柳湘武著-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0.8(朝花文丛)

ISBN 7-80153-286-4

I. 流… II. 柳… III. 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2097 号

流年如梦

作 者:柳湘武 著

责任编辑:安 申

装帧设计:黄 谦

插 图:张渭清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编:100733)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制本二厂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300 千字

印 张: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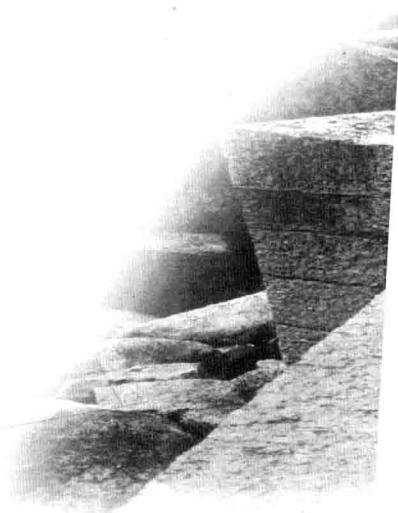
印 数:2000 册

印 次:2000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153-286-4/I. 027

定 价:20.00 元

朝花文丛



流年如梦

柳湘武 著

历史不是儿戏。用儿戏写历史是历史的悲哀。
但愿这悲哀，永远不再来。

——作者赠言

写在前面

忘记了恩德,是为无德。忘记了耻辱,即是无耻。一个善于忘却的民族是软弱无能、没有出息的民族。

早在七十年代后期,文坛巨匠巴金就曾经向全社会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意在唤醒人们的良知和理性,让我们的后代用清醒的头脑去避免“文革”的荒唐剧再一次在神州大地上重演。

由于种种原因,客观上的“文革”博物馆没能建立起来。然而,铭刻在国人心灵中的“文革”博物馆并不因为时间的流逝而销蚀。因为,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善于忘却的民族。

“文革”对于全国人民是一场深重的灾难,它对于文学创作者却是一份特殊的矿藏。只要随意捧起一把尘封的往事,吹去杂质,就不难发现,在这场浩劫里发生的无数出悲剧、喜剧、闹剧、丑剧都是上等的创作素材。作为一个对那个时期有着深刻体验的过来人,创作时把这些素材弃之不用,反而去搜肠刮肚地编造一些无关痛痒的卿卿我我的感情游戏,这无疑是精神上的麻木和捧着金碗去讨饭的愚昧。就好比是从市场上买来了荤的、素的,粗的、细的,山货、海味等各种菜肴,搁在厨房里不烧,等它腐败变了质,往垃圾桶里一扔了之,自己却跑到饭店里去讨人家残剩的碗脚吃,岂不是本末倒置的浪费?

我没有进过小学以上的学校门槛，按理说，就算有人把山珍海味倒了去吃碗脚，也轮不到我来替他们舍不得。然而，为了使我们的下一代了解这段历史的劫难，并且永远铭记在心，不再重蹈我辈的覆辙，我顽固地以无洞掘蟹、硬地挖鳝般的愚笨，坚持着完成这部小说的创作。所以应该说，我是用了马拉松的时间才跑完了这一百米短程的。在创作过程中，我的几个好友都善意地提醒我：现在的文学作品，第一要素就是爱情，你的小说不用爱情作佐料，会有人欣赏吗？我却偏偏脸红脖子粗地与之争论：这东西就像吃芫荽，不爱吃的人说它骚臭难食，喜欢吃的人却说它香得开胃。这并非是人们连香臭都不辨，而是各有所好罢了。

说心里话，我真的拿它尽往好处想，就像以前走村串户替人理发的小剃头，人们责问他：“你为什么总给人家剃个马桶箍呀？”每当这时，就会有几个清朝的遗老替他打圆场：“清朝时候时兴的就是这种带箍的头！”好了！这已经可以说明有赏识这本小说的人了。一个时代，一种风尚。当我这本小说变成铅字面世的时候，说不定正赶上古老当时兴，与爱吃芫荽、以“马桶箍”的发型为“酷”的人凑个正着也未可知呢！

我抱的正是这种侥幸心理。于是，就有了这本大言不惭的《流年如梦》。

柳湘武

序 言

三十万字的《流年如梦》诠释了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它倾注了作者很大的心血。

作者柳湘武刚念完小学就逢上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能写出这部洋洋洒洒的长篇小说，令人称奇。他自身坎坷的经历和不幸的家庭遭遇是他动笔的最初动因，但他又能超脱于此，以豁达的态度客观真实地反映那个荒唐年代的人和事。

“文化大革命”对年青一代来说是难以理喻的一段历史。现在的中老年人却都经历了那段政治狂热的岁月。本书中的华见森、宿芹、卜跃联、曲金灿、全毕正等等都何其熟也！

正如作者赠言所说：“历史不是儿戏，用儿戏写历史是历史的悲哀。但愿这悲哀，永远不再来。”作者写此书的目的也正基于此。人应该活得有尊严，而民主与法制的健全是一个人活得有尊严的根本保证。本书从一个历史的横断面剖析了这个民族的灵魂，它呼唤着尊严的回归，揭露了“灵魂深处撒把辣椒”那种残忍的人身迫害。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作品中以非常坦率的态度，提了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在那“灵魂深处闹革命”的岁月里，哪个不是虔诚而又愚昧地高举着“宝书”，盲目地给运动推波助澜？

运动结束后，无论是国家的决策者还是各阶层的民众都对它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相对而言，民众丧失理智造成的后果毕竟要轻微得多，而国家的领袖在决策中不受任何约束地带有主观随意性，那造成的后果必将是一场全民族的灾难。好人曲金灿疯了，坏人全毕正也疯了，殊途同归的命运对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实在是极其辛辣的讽刺。

年青的读者看完这段故事，一定会以为这纯粹是子虚乌有的“天方夜谭”。他们一定很难理解他们的父辈竟会弱智到这种程度！其实，这故事的确是一段十分真实的历史缩影，它距今并不遥远。从公元一九六六年至今不过三十三年光阴，许多当事人都还健在，书中的华见森以及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人都健在。他们将会从什么样的角度去反省这段历史？又如何面对今天的社会巨变？他们后来的结局又是怎样？作者没有明确告诉我们，而是留下了省略号，让读者凭自己的想像去延续它的结尾。

反映“文革”的作品早些年有“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等等。在那些作品中，主人翁和背景的选择以知识阶层和城市题材居多，鲜有涉及小镇和乡村的风土人情的。《流年如梦》可以说是一部典型的平民之作。书中的人物都是些小得不能再小、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平民百姓。从他们的命运变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个神州大地受“十年浩劫”危害的程度，“窥一斑而知全豹”。作者正是用以小见大的手法真实地描写了这段历史的进程。

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在一些片段中使用了一定数量的吴方言。虽然它使江南一带的读者备感贴近，然而，吴依软语对于北方读者就有些勉为其难了。作者这样做或许是为了加强地域氛围、增强语言表现力，但我认为，它作为一种尝试，还是有一定的

区域局限的。

行文至此，该说的都说了。我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也不可避免地经历了那场“乱梦般的岁月”。友人湘武让我来写序言，于是“曾经走过的日子，又一一在眼前浮现”。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历史已沉重地翻过了这一页。今天茗东小镇的人们又在以谈论“四象八牛”在港澳台的后代回来观光投资、创办中外合资企业而荣耀了。“文革”中未被毁灭的豪宅大院以及被百姓们拣回家作了井盖、当了铺板、砌了阶沿的碑雕牌匾，重新被搜集、整修起来，作为文物向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者们展示着它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水乡游津浜则在日新月异的市场经济浪潮中涌现了众多的弄潮儿而又成了富甲一方的鱼米之乡……当然，这些都是题外之谈了。

钱燕民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五日

目 录

上 部

第 一 章	头号敌情	(3)
第 二 章	男人	(7)
第 三 章	卜跃联	(20)
第 四 章	华见森	(30)
第 五 章	洪秋鹰日记	(48)
第 六 章	诬陷	(67)
第 七 章	惊变	(79)
第 八 章	灵魂深处撒把辣椒	(90)
第 九 章	冤死	(98)
第 十 章	喜鹊叫	(110)
第 十 一 章	勾搭	(117)
第 十 二 章	潦倒	(131)
第 十 三 章	复仇	(138)
第 十 四 章	情变	(149)

第十五章	文攻武卫	(165)
第十六章	保卫芒果	(177)
第十七章	上山下乡	(192)

下 部

第十八章	公章与狗	(201)
第十九章	全毕正	(211)
第二十章	新来乍到	(228)
第二十一章	阿发	(247)
第二十二章	团圆饭	(272)
第二十三章	治保会	(288)
第二十四章	曲金灿	(299)
第二十五章	改变	(309)
第二十六章	倪伯武	(326)
第二十七章	转向	(346)
第二十八章	范同骂山门	(360)
第二十九章	否极泰来	(373)
第三十章	上大学	(382)
第三十一章	全毕正的悲哀	(397)

上 部

第一章 头号敌情

茗东，江南小镇，美丽而富饶的鱼米之乡。解放前，她以拥有四象八牛七十二条金黄狗等富商巨贾而闻名于中国的东部。然而，她更值得世人瞩目的却是这里曾经诞生过几个能与孙中山、蒋介石称兄道弟的人物。所以，她还兼有“半个国民党中央出于斯”的说法。

如果这个说法往前推二十年，那将是镇民们津津乐道的茶后饭余的谈资。可现在，随着时代的脚步跨进了一九六六年，镇民们脸上早已不复存在往昔的那份荣耀感了。原先的那份谈天资料已被造反派们所接收，并付诸清查它的行动。

清查的烈度丝毫不亚于当年的鼎盛时期。因此，镇民们的脸上似乎又回归了一点荣耀感，它的出发点则是：我们镇上的造反派是最强的。

最强的组织有一个最强的头，他就是茗东镇上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革命造反派组织“红色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总司令——宿芹。

别看这位外貌文质彬彬的宿总司令过去在社会上的名声并不大，可在全镇的造反派中威势着实不小。是他掀起了茗东镇上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热潮，是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激

发出建筑工人般的勇敢，爬上了镇中心的制高点——小镇唯一的三层建筑的脚手架，用一支臂膊一般粗的斗笔，写下了五个粗壮有力的楷体字——打倒三家村。

这五个字，好似撒向东南西北中的火种，茗东镇的“文化大革命”局面迅速被打开，各条战线及各个企事业单位的造反组织纷纷成立，运动就如火如荼地开展了。

他不光字写得好，人也长得英俊魁梧。一张国字脸，方方的。宽松的脸部肌肉过多地吸收了那双敏锐的眼睛搜索来的社会动向，时时透露出一股要整人的威严。他的头发笔挺地朝后梳着，“金刚钻”牌发蜡保持着它条条清晰的梳纹，似乎要给他活跃的思维留有回旋的通道。

自运动开展以来，他率领着“红总司”的这一帮红卫兵小将一直冲杀在第一线，毁庙、炸坟、砸菩萨、拆家堂、劈牌位、抄家、打坏人，把一个原本平静安宁的茗东镇搅和得到处呈现出一派瑰丽的运动色彩。

阳光普照之下，不见了阴暗面。然而，这不等于说在茗东镇的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已经取得了绝对的胜利，被剥夺了权利的阶级敌人是不会甘心于他们的失败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茗东镇像往常一样风和日丽。晴朗的天空中飘动着几朵淡淡的云彩，偶尔飞过一两只小鸟叽叽地叫着，清爽的秋风中浮动着一阵阵沁人心脾的桂香……所有这一切都没有迹象显示今天会有重大事件发生。

然而，事件的发生往往是在人们不经意的情况下突然降临的。

“嘀铃……”宿总司令的办公桌上那架手摇式电话机响了，他的耳朵里传来了一个激动而又急促的声音：“昨夜十二点正，在福星桥一带，我发现阶级敌人向天空发射了两颗红色的信号